

◎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丛书

《大明混一图》与《混疆理图》研究

——中古时代后期东亚的寰宇图与世界地理知识



主编 刘迎胜
副主编 杨晓春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 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丛书

《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图》研究

——中古时代后期东亚的寰宇图与世界地理知识

主编 刘迎胜
副主编 杨晓春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图》研究：中古时代
后期东亚的寰宇图与世界地理知识 / 刘迎胜主编. —南
京：凤凰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5506-0083-6

I. ①大… II. ①刘… III. ①历史地理—东
亚—中世纪—文集 IV. ①K93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5756号

- 书 名** 《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图》研究
——中古时代后期东亚的寰宇图与世界地理知识
- 主 编** 刘迎胜
- 责任编辑** 郭馨馨
-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 印 刷**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句容市春城镇南 邮编 212404
-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 印 张** 7.875
- 字 数** 212千字
-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0083-6
- 定 价** 25.00元
-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511—87871135)

序 言

刘迎胜

读者眼前的这本论文集《〈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图〉研究——中古时代后期东亚的寰宇图与世界地理知识》，是2008年韩国国际交流财团所支持的在南京大学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古时代东亚的舆图与世界地理知识——以大明混一图及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的成果。出席此次专业讨论会的，有来自海外的出席者有英国剑桥大学、韩国首尔市立大学的学者。国内的出席者包括了中国大陆主要研究历史地理与中外关系的研究机关，如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与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者及主办单位南京大学的学者。

自从英国学者李约瑟(Dr. Joseph Needham, 1900—1995)在《中国科技史》中对权近与李荟在朝鲜时代初期所绘制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①作出高度评价以来，《混一图》便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在14世纪末、15世纪上半叶欧洲探险家大航海与地理大发现以前的时代，东亚人对世界有着怎样的认识，一直是学术界非常关注的问题。比对现存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大明混一图》^②可知，《疆理图》是《大明混一图》的摹本。《大明混一图》包括了整个旧世界，即亚洲、欧洲与非洲三大洲，因此《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图》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描绘六、七百年前东亚人所了解的世

① 以下简称《疆理图》。

② 《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文物出版社，1994年。

界的最重要的资料库。研究中古时代旧大陆历史、文化的不同专业的学者,例如东北亚史、中国古代地理、东南亚史、内陆亚洲历史文化、伊斯兰学、东西交流史等领域的研究者,都可以利用它,并从中发现有益的研究课题。

李约瑟(Dr. Joseph Niedham)以后,日本学者在古代东亚的世界舆图研究上作了长期的努力,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相形之下,我国的研究略显单薄。四年多以前在南京大学举办一次学术会议时,我们与复旦大学姚大力教授在讨论中,考虑到国内举办大型学术研讨会较多,专业性的深入讨论不足,因此确定力争在两年后组织一次有关“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图”的专题学术会议。此后我在慕尼黑大学东亚学系参加“东亚的海域”研讨会时,遇到北京大学李孝聪教授,我们再次协商了组织此次会议的设想。嗣后,南京大学韩国研究所向韩国国际交流财团提出申请,希望通过组织这次讨论会,促进有关中古时代东亚地理学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加深中韩、东亚与世界学术同行的学术交流。我们的设想得到该财团的理解,同意提供资助。南京大学韩语系专家、我所所长助理尹恩子副教授还协助我们在首尔奎璋阁复制了该馆收藏的“混一疆理图”的摹本。可以说,没有多方的支持与努力,组织这次会议是不可想象的。

长期以来,文史研究者关注较多的是写卷、刊本、碑铭、家谱等文字资料,而对舆图的收集不够。北京大学李孝聪教授曾对海外大图书馆中所藏中国古地图作过收集,而中国国内各图书馆和民间,古代中国边疆地区、周边地区与中国以外世界的舆图的收藏情况究竟怎样,迄今并不清楚。为此,我希望通过本论文集的出版,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各方共同努力,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并分享舆图资料,以达到促进研究的目的。

“大明混一图”原为汉文地图,满清入关后,落入清人手中。后不知何时清人在将此图上的汉文地名音译为满文,写在小纸条上,贴在原汉文地名之上。现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大明混一图”原件上,部分满文纸条脱落,原明代汉文地名复现,其景况可见文物出

版社 1994·影印出版的《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卷。但《中国古代地图集》所刊之全图的影印件质量差,不具研究价值。而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大明混一图》原件已朽,不宜再作公开阅览,因此迄今极少有学者亲见其貌。2000 年一档馆会同敦煌艺术研究院和浙江大学的专家,曾对《大明混一图》作过模绘。据复旦历史地理研究所姚大力教授最近相告,此图曾模绘件共四份,一份为日本京都大学所得,一份现存南非,曾在 2002 年“南非国民议会千年项目地图展”上公开展出,后存该国;一份现展于新建之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另一份存档。此图拷贝在上海航海博物馆的展出,为国内研究者之福音。

在我们的会议之后,2009 年 11 月,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举办的主题为“欧亚文化对元代中国的影响——13—14 世纪的跨文化传播(Eurasian Influences on Yuan China: Cross-Cultural Transmissions in the 13th and 14th Centuries)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奥地利科学院伊朗研究所的廉亚明(Ralph Kauz)教授^①作了题为“波斯对中国地理学与制图学的影响(Geographical and Cartographical Impacts from Persia to China)的讲演,而纽约市立大学助理教授、年轻韩国女学者朴贤熙(Park Hyunhee)的报告题目则为“有关元代中国的地理学知识”(On Geographic Knowledge of the World in Yuan-dynasty China),两位学者不约而同地探究了元《经世大典图》、朝鲜的《混一疆理图》与伊利汗国学者穆思脱菲(Mustafi)的地图之间的关系的报告。由此可见,我们这部论文集的作者们对“大明混一图”与其拷贝朝鲜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的研究,只是东亚古代舆图学术史奔流不断的长河中的一段,世界各地学者在这一课题上的探讨会一直继续下去。

① 现任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

目 录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西域地名释读	陈得芝(1)
《混一图》海上地名杂识	高荣盛(8)
“混一疆理图”中的南亚和东南亚	姚大力(21)
《疆理图》错乱了的东南亚、印度、阿拉伯与非洲地理	何启龙(33)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中的五国城等地	刘迎胜(51)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相关诸图间的关系 ——以文字资料为中心的初步研究	杨晓春(76)
《大明混一图》中国部分来源试析	周运中(100)
《过洋牵星图》起源阿拉伯与中国发展、提高的贡献指迷解难 ——创建中国海学新学,复兴中国海国文明研究之一	黄盛璋(120)
传世 15—17 世纪绘制的中文世界图之蠡测	李孝聪(164)
古地图中的台湾 ——以《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为中心	刘海威(185)
卫匡国《中国新图志》书名、性质“新”的正解与其二重性 研究任务的方向、道路初论	黄盛璋(200)
金富轼访宋路线运河段考	许 恒(230)
使用 GIS 映射陈诚的行程	程思丽(241)

《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西域地名释读

陈得芝

四年前,日本学者宫纪子寄赠新刊之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15、16、17 世纪成立の绘图・地图と世界观”研究项目的中期报告书《绘图・地图からみた世界像》及杉山正明等合编的《文明の道》。报告书刊登的宫纪子长篇论文《〈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探源》(《〈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への道》),以研究《混一图》据以合成的清浚《混一疆理图》和李泽民《声教广被图》制作的时代背景和资料来源为主线,对元代各种官、私地理图籍的编绘和传播情况作了详尽的考察,论述了四明地区文人获得全国及世界地理知识的人文环境和管道。此文研究之精细和所表现出来的作者文献学目录学根底之深厚,令人感服。

引起我兴趣的是《混一图》的西域部分。从《文明の道》插图中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该图西域部分的一些地名,于是在日本学者识读的基础上,又陆续勘同了一些地名,但毕竟字迹太小,多数难以认清。后承刘迎胜教授惠示其所得岛原本光寺藏图及龙谷大学图书馆藏图两种 CD 片,通过放大阅读,先后考辨出地名三十多个。受西域历史地理知识不足的局限,我大体上只是先把此图上的地名及方位与《经世大典地理图》、《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比较,接着在 G. Le Strange 的《The Lands of the Eastern Caliphate》书中寻找与《混一图》相应的地名及其方位,再查阅一些史籍(如《史集》、《世界征服者史》等)和有关学术著作(如《蒙古入

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等)以相证明。本月初读到杉山正明的大作《东西世界图が語る人类最初の大地平》(《大地の肖像》第三章,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 2007 年版),文中列出他所勘同(部分为推测)的别失八里以西直到欧洲和非洲的地名二百二十四个,涵盖了《混一图》上的大部分西域地名,始知杉山先生等日本学者从 2002 年启动其“绘图·地图项目(project)”以来,已经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杉山的成果出来后,我那零敲碎打式的管窥蠡测自应归入敝弃之列,只是觉得还有少数几个地名,或是他没有提到,或是我的比定与他有所不同,不揣浅陋于此提出,未知能否作为其宏篇的补缀。

释读《混一图》西域地名的难度很大。诚如杉山文中所言,图上的地名涉及多种语言,有突厥·蒙古语名称,波斯语及阿拉伯语名,印度系及斯拉夫系名称,还有希腊语、拉丁语、西班牙语、加泰隆尼亚(西班牙东北部)语等。特别是图上各种语言的汉字音译多有脱字、讹字、颠倒等问题,而且译音用字很不规范,需要用汉语“音韵法则”帮助解释。高桥正在 1963、1966 和 1973 年发表的三篇论文《东渐せるイスラーム世界图》,《〈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再考》,《〈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续考》,载《龙谷大学论集》第 374 号,《龙谷史坛》第 56、57 合刊号,《龙谷大学论集》第 400、401 合并号)中已指出了这些问题。这三篇文章考释了不少图上的西域地名,并讨论了有关的伊斯兰地理图籍,为后人研究开了先河。遗憾的是,我未能利用穆斯林地理家 al-Khwārizmī、al-Idrisī 等人的世界地图及相关论著,无法做进一步的研究。现在只能把我辨识出的地名中,与杉山氏意见不同,或他没有勘同的十几个,按自东至西的顺序列出,略加说明。

1—2. 拓厥城、禄城

这两个地名在“龙谷图”和“岛原图”上都标在别失八里之南。查《经世大典地理图》,别失八里南面列有他古新、鲁古廛、合刺火者。《混一图》的拓厥城(T'ak-kiwat-zieng)可对应于他古新,为突

厥语 toqsan 的音译(意为“九十”),阿拉伯地理家比鲁尼书提到的地名 Taksin 或指此,今地即吐鲁番西南之托克逊(《新唐书·地理志》载贾耽入四夷道里,安西(今库本)之西有柘厥关,与《混一图》之拓厥方位不合)。禄城(Luk-zieng)可对应于鲁古廛,即东汉西域长史府一段时期所驻之柳中(唐为柳中县),后由当地语音演变又转译成汉字译名鲁陈、柳城、鲁珍等,今地即吐鲁番东南之鲁克沁(Lugh-chun)。^①但《混一图》上拓厥城在东,禄城在西,和《大典图》及今地的方位适相反。不过在《混一图》上,同一较大区域范围内具体地名位置的颠倒错乱现象并不少见,不影响我们的判断。

3. (因)[固]六

《混一图》西域部分的图形,只能说提供了较大区域范围的正确方位(杉山所列地名表分为八个地域:① 别失八里西至阿母河北,② 印度,③ 阿富汗至伊朗,④ 西北 Eurasia,⑤ 伊朗、伊拉克、巴勒斯坦、阿拉伯、埃及、东非,⑥ 小亚,⑦ 欧洲,⑧ 北非),至于这个地域内的各个地名,不可能要求具体位置都很准确。图上长八里合(即《大典图》彰八里,今昌吉)、忽达八(即《大典图》古塔巴,今呼图壁)、养伊里合(即《大典图》仰吉八里,今玛纳斯西)标在别失八里的西北远处,中隔一大河(“龙谷图”标为“[]葉河”)和三个地名,实际上彰八里等三城离别失八里西并不太远。所以图上长八里合之东的三个地名都应该在别失八里之西近处寻之。据 1254 年前往蒙古朝见大汗的亚美尼亚国王海屯《行纪》,当年冬海屯一行从和林返国,至别失八里;自此前行,至 Arlex, K'ullug, Engax, Janbalex(彰八里)。

《混一图》之“因六”,标在长八里合(彰八里)之东,但置于别失八里西北远处,图形不准确。彰八里在别失八里之西不远,此“因六”应更接近别失八里,当即《海屯行纪》所载 Kulluk,唐代之俱六

^① 他古新、鲁古尘的历史地理考证,见刘迎胜《察哈台汗国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页 580—581,587—588。

守捉。“因”字为“固”字之误。

4. 忽兰八[失]

《混一图》作“忽兰八天”，末字为“失”之误。此当即《世界征服者史》所载成吉思汗自西域班师途中驻扎的 Qulan Bashi，在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的西南。^①

5. 八里赤岩

杉山地名表上勘同为 Barätigīn。按《混一图》标此名于“廛的”（《大典图》“毡的”——Jand，在锡尔河下游北岸）东，“阿不刺儿”（宫纪子订为“阿打刺儿”=《大典图》“兀提刺耳”——Utrār）西北，则此八里赤岩应即《大典图》之巴耳赤邨（《世界征服者史》所载术赤率军征服之 Barchikant~Barchin，《元史》译名八儿真，在毡的东南）。按“岩”为牙音疑母（ŋ），与 k-音旁纽，可通。而 Baratigin 在阿母河下游北，方位不合。

6. 忽[毡]

《混一图》标作“忽尼”（岛原），其位置在阿（不）[打]刺儿东南，兀思干（Uzkant）之西，则应即《大典图》之忽毡。

7. 阿梅

应即不花刺西南、阿母河南岸之 Amul。

8. 胡安察

似即花刺子模旧都 Gorgānj（=Urgānj），《元史》译名玉龙杰赤或兀笼格赤。据 Yā‘qūt 和其他地理家的记载，蒙古征服之前，其地有一小 Gorgānj，波斯人称为 Gorgānjak，距大 Gorgānj 三 farsa-

^① [伊朗]克费尼著. 何高济译. 翁独健校订《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页 164、165 注⑥。

kh(等于 16.9 公里),似乎可能是新花刺子模的选点,应即此胡安察。“胡”字声母为喉音匣母,“安”为喉音影母。喉、牙(舌根)音可相通,以“胡”字译 gor(如“胡”字日语汉读作こ),“安”(现在有些方言读为 qan)字译 gan,可以说得通。

9. 阿满

应即里海南之 Amul,但《混一图》标在“撒里也”(即 Sariyah)东,实际方位在 Sariyah 之西,图上位置颠倒。

10. 八哇儿

《混一图》标在麻鲁(Marv)之西。杉山表勘同为 Bākharz,但此地区(主城 Malin)在途思东南颇远,方位不合。按:八哇儿应即 Marv 之西沙漠边缘的 Abivard,也写作 Bāvard(在尼撒 Nisa 之东)。即《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所载之“巴瓦儿的”。

11. 马胡鲁

《混一图》标在麻鲁之南近河处。推测可能是指 Marv ar-Rud。

12. 他不幸(辛)

杉山表推测此名或为“阿不幸”之讹,勘同为 Abshin(Marv ar-Rud 东南),此与《混一图》所标方位不合。图上标此名于“可因”(龙谷图,岛原图作“可困”,显误。杉山勘同为 Qā'in = Kayin,甚是)之东南,“昔思难”(杉山勘同为 Sistān = Sijistan)之北。按《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有“塔八辛”一名,《大典图》漏标,应即此地。按 Khuhistan 地区有两处 Tabas,因此阿拉伯地理家书中常用其双数形式 Tabasayn,无疑就是“塔八辛”的原文名称(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已指出)。《混一图》“他不幸”之“幸”字应为“辛”字之误,盖“幸”古音声母为喉音匣母(γ),而“辛”字为心母(s)。为根据图上方位,此“他不幸”应指位于东南的 Tabas-al-'Unnāb(波斯语称 Tabas Masinan)。

13. 治恒

此名龙谷图未标,岛原图标于“(巴/也)[他]里米”(Tirmidh)之东,“八打克沙”(Badakhshan)之西,或即从 Balkh 前往 Badakhshan 道中必经之地 Tayikant。按“治”字声母为舌音澄母(对应上古音定母,南方犹读 d'),“恒”字为喉音匣母,和牙音 k 可通。但此名未加框,也可能是指 Dirgham 河。

14. (都)[郭]撒那

《混一图》标于“法鲁蛮”(Parwan)西,“八刺哈”(Balkh)南,此处要地应为哥疾宁(Ghaznah~Ghaznayn)。疑“都”为“郭”之误。

15. 般岩

《混一图》所标位置在“八刺哈”与“速不鲁冈”(Shuburqan)之南,与此相应者当为 Bamiyan。

16. 刺没

《混一图》欧洲部分的地中海看起来没有表现,但从相关地名可以判断。其中一长形应是意大利半岛。杉山认为其上角的“麻鲁”应是“鲁麻”的倒误,并勘同为罗马。不过方位似乎偏北。我觉得图上的“刺没”似更合于罗马的位置。

关于《混一图》资料来源的蠡测

此图西域部分的资料来源很难追溯。元人的西域地理知识可能来自“西域仪象”中的地球仪,或者《大元大一统志》的《天下地理总图》,但这两者都不存。从现存元人画的地图看,西域部分都只有标在图边上的总括说明。现在能看到的《经世大典地理图》上所标地名,与《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的地名一致,而与《混一图》译名基本不同。看来,两者资料的来源是不同的。李泽民只是元

末苏州地区的一般文人，不大可能看到相对精细的官方《天下地理总图》，他据以作图的资料应该另有来路。元代可能有一些流入民间的域外地理图籍，但李泽民当不懂得西域文字，必须借助他人的翻译。今所知元代大食人赡思(Shams)具有很高的汉文化水平，著作很多，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西域异人传》和《西国图经》两种。此两书皆见于《千顷堂书目》著录，或明代尚存，后散佚。《西国图经》肯定是阿拉伯、波斯地理图籍的翻译或据以编写的书。赡思曾在江南地区做官多年，推测江南士大夫有可能看到他的书。

(本文作者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混一图》海上地名杂识

高荣盛

《混一图》于东部海域和南部海域(不含日本和朝鲜半岛)标出的地名有二、三百个之多,但相对于陆地部分而言,错误更多,更为杂乱,令人难以捉摸。尽管如此,仍不乏研究价值。兹初识于后。



显然,东部沿海标示的就是元代开创的海运路线的地名。七十多个地名组成了一道从江苏刘家港北上至天津界河口等地的运粮路线,《混一图》称“至元三十年海道”。相对于南部海域,这部分的标名没有多大问题。

如所周知,元代实行的南粮北运以江苏太仓的刘家港为主要起运港,以此南展北延,全线打通了东部海上的运输线。明初,“海运因元之旧”^①。洪武二年(1369)始漕粮北上,以供“辽东”(即所谓“辽饷”)。后考虑到“辽左之地在元为富庶”,于是决定“议屯田之法,以图长久之利”^②。明太祖晚年,屯田取得一定成效,辽东军饷有一定保证,“辽运”初步取消。到了永乐十三年(1415),因进一步推行军屯,北方对南方的粮食依赖减少。此外,重开清江浦(在

① 《明会要》卷五一六。

② 《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五,江苏国学馆传抄影印本。

今江苏淮安市)和会通河(山东临清至东平),大运河再次全线通航,海运被内河漕运所取代,延续了一百三十多年的海上运输暂告结束。

在元明之际的一个多世纪中,运粮船队每年两次往来于南北海道上,这一壮举事关一代王朝之生存,影响很大,航行实践所积累的航海资料无疑是相当可观的。就元代而言,除散见于诗文中的许多记录外,更集中、系统而翔实的是《经世大典·海运篇》^①和危素《元海运志》;就明代而言,有关海道记录更系统、更翔实的当推《海道经》。按《海道经》,撰人待考(卷首文字中有“璠闻扬子江者”语,按“璠”可能为撰者名中之字,但一时无从考辨)。有《借月山房汇钞》本与《泽古斋重钞》本,两者所据为同一版本,但《借月山房汇钞》本在先,故《丛书集成》本据以排印;另有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明嘉靖吴郡袁氏“嘉趣堂”刻《金声玉振集》本。《四库全书总目》据户部尚书王际华家藏本所作《海道经》一卷“提要”曰:

不著撰人名氏。纪海运道里之数。自南京历刘家港开洋,抵直沽及闽浙。来往海道,凡淀泊远近、险恶宜避之地,皆详志之。又有占天、占云、占风、占月、占虹、占雾、占电、占海、占潮各门,盖航海以风色为主,故备列其占候之术,疑舟师习海事者所录词。虽不文,而语颇可据考。海运惟元代有之,则亦元人书也。后有海道指南图,乃龙江至直沽针路。嘉靖中袁褫以二本参校刻入所编《金声玉振集》,复录元延祐间海道都漕运万户府海运则例图,至正间周伯琦供祀记二碑附于其末。

这段话对《海道经》内容的概括是准确的,“……疑舟师习海事者所录词,虽不文,而语颇可据考”也符合实际。但“海运惟元代有之,则亦元人书也”一语却失于武断。如所知,元代开创的海运为

^① 《永乐大典》卷一五九五。《元史·食货志》所记应据于此。

明清两代所继承,我们从《海道经》中之“宝船洪”一词即可判断,此书撰写的时间上限在明初第一次下西洋后。不过,就文中所涉文义作综合考察,该书成书的时间不可能太晚。为此我们同意郑锡煌在《中国地图学史大事记》中(该记附于《中国古代地图集》末)所作的判断,即该书撰成于十五世纪初。虽然如此,又一个值得注意之点是,该书虽成于明代,但体现的却是元代海运的成果,它实际是对元代海运实践及其经验的综合与细化,因而记录较为可靠、翔实。

《混一图》绘于建文四年(1402)。显然是元代与《海道经》之间的一份有关海运航道的记录。其地名与前两者异同相间,故不妨录以供参照(本文题旨不在地名考证,故不注今地)。其海道地名从长江口往北依次为:

① 长江出口处:汤(显误,当作“扬”)子江口黄家沙

其南(由西而东):旋家沙——满谷沙——三沙——西沙——崇明沙——东沙——姚刘沙

其北(由西而东):扁晷(显误,当作“担”)沙——万里长沙

上一组更北(由西而东):角沙——外科沙

更北(由西而东):十二沙——血沙——小鱼沙——怙沙——步沙——黄潭沙——扁晷(显误,当作“担”)沙

更北(由西而东):黄沙——三角沙——高野沙——张家沙——龟岛——岛

更北(由西而东):北沙——湖小沙——苍蝇沙

更北:河沙

更北(由西而东):镜山——白——东——东邹山——国封山——齐堂山——莺游坞——木西岛——昌鸣岛——东牛岛——西清岛——东清岛——卯岛——没即岛

更北:君山

② 山东半岛南部沿海(由西而东):莺游山——田横岛——聚仙岛——空山岛——福岛——利岛——桃岛——鸚武岛——双弥岛——五里岛——延津岛